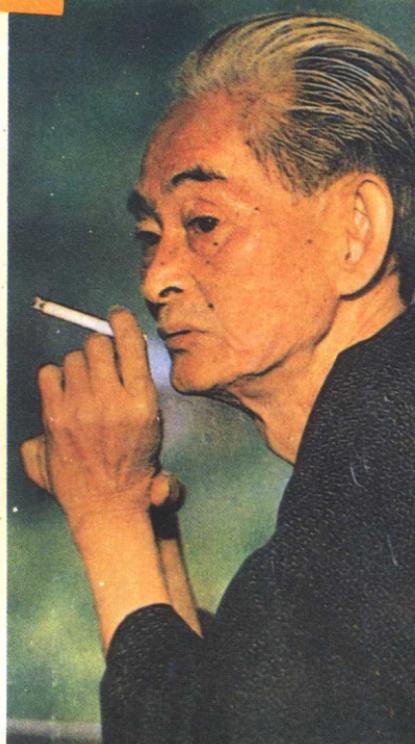


张国安◎编著

执拗的爱美之心

川端康成传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
谢天振/主编

HUAN DUAN KANG CHENG

135.6

端康成是继印度诗人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作家。《雪国》、《古都》、《千鹤》为其早期以“新感觉派”骁将的姿态活跃于日本文坛2年以自杀的形式告别尘寰，舆论哗然。

川端康成有中、短篇小说百余部，以虚幻、哀愁和颓废三种基调展现出颓废的美感。曾获日本、前西德、法国政府颁赠的文化勋章，堪称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谢天振 / 主编

执拗的爱美之心
川端康成传

张国安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沪)新登字 402 号

执拗的爱美之心
川端康成传
张国安 编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市延安西路 973 号 801 室

邮政编码 200050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插页：4 字数：124,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62-2037-7/I·07

定价：7.70 元

序

贾植芳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将出版天振主编的《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我听说后很高兴，并且也非常乐意为此写几句话。

传记文学，无论中外，都是历史悠久、广受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体裁。中国的《史记》，外国的《希腊罗马伟人比较列传》（普鲁塔克著），都是人们百读不厌、在中外文坛上享誉千载的文学精品。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为×××树碑立传”在我国却成了一顶挺吓人的帽子，及至到了“文革”时期，“为×××作传”已无异于“为×××翻案”的同义语，更成了一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状，从此我国的传记文学园地彻底成为一片荒芜。

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使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重新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传记，从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到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从歌星、舞星、影星、球星，直到那些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奸雄佞人，一时间竞相出版，令人目不暇接，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如果把改革开放的十五年说成是我国传记文学创作史上最繁荣的十五年，此言也决不为过。

但是，最近几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的出版界却出现了一种滑坡现象，一些不那么健康、甚至趣味低下的读物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而健康、严肃、高雅的读物却难以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推出这套品味高雅、选材严谨的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不仅表现出了一个国家出版社对民族文化高度负责的精神，更是对当前提倡高雅文化艺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热烈响应和有力支持。

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传记文学的题材也是极为丰富多彩的，而其中又以文化名人传记最受欢迎。所谓文化名人，主要指的是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等，政治家和科学家其实也可划入这一行列。这些人，或是因其所塑造的内涵深刻的文学典型而脍炙人口，或是因其谱写的不朽名曲而令人难忘，或是因其对人类社会的独特思考和深邃见解而彪炳史册……总之，文化名人都是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有过重要理论建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人们阅读文化名人的传记，一方面可以从文化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才史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另一方面，还可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人生的经验，得到美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文化名人传记图书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长销不衰，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世界文化名人类的传记，在国内似乎已有先例。但此前出版的多为直接照译国外的相关著作，这样做好处是保存了国外原作的风貌，缺点是原作有些不甚切合国内读者需要的内容未能去掉。此外，由于受翻译的影响，文字也难免拗口。而现在这套《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大多根据作者对传主生平和著作的大量深入研究，针对国内读者的需要，去芜存菁编著而成，所以对传主的生平叙述线索清晰，内容充实，文字又非常流畅，可读性很强。在考虑入选丛书的传主的问题上，这套丛书也不落窠臼，即不对世界文化名人搞“论资排辈”，追求“大而全”，而是率先推出一批生平事迹丰富曲折、国内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传主。这样的做法估计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与天振交往多年，知道天振对文学传记一向兴趣颇浓，早在读研究生之时已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多有造诣。

相信这套丛书出版后会受到读者欢迎的。谨此预祝成功！
是为序。

前　言

在亚洲，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项殊荣。奖状题词是：

川端先生：

这份奖状是表彰你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深刻的内心世界。

实际上，熟悉川端康成的人都知道，作为最道地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整个人生，无论哪一侧面、向度都是极富魅力和人性深度的，不仅限于他所构筑的艺术世界是如此，他的情感世界、精神风貌、人格性情、心路历程及人生履历，无不具有吸引人、感召人、启迪人、陶冶人的巨大精神能量。

川端康成的人生履历非同一般。他的青少年时期，大抵是寂寥抑郁的，晚年又以自杀形式告别人间。在发掘、继承、维护和光大日本传统美这一方面，应该说天的确降大任于川端康成，他也可以说问心无愧地不辱使命。但正如我国先哲孟子所说的那样，天将降大任给谁，总要狠狠地考验磨炼他一番，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川端康成的人生经历似乎也在证明着孟子这番话的普遍性。

川端康成的幼年是不幸的。漂泊他乡，童年悲凉及其落寞寂寥的心境，构成了这不幸的主要内容。这是绝对不能忽视和遗忘的。无论是日后川端的文学生涯，还是他的情感类型、人格性情的形成及定型，都深深地打上了幼年不幸的烙印，对川端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成人后的数十年间，不幸的童年，“孤儿的情感”逼川端进入自由想象的天地，他忘情地全身心投入文学艺

术美的天地，淡泊世情，高蹈于超功利的“无用世界”之中，遗世沉溺，直至晚年以自杀形式完结自己一生，给世人一个惊心瞠目的最高表现。成就川端康成的是文学艺术的“美”，“美”又耗尽了他一生的心血。在传记中纵观川端康成高蹈与沉溺相辅相成、淡泊与执著互为映衬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川端康成是美的象征，他的人生是日本传统美在二十世纪的缩影。

川端康成的成名作是《伊豆的舞女》。日本著名批评家伊藤整认为，《伊豆的舞女》所显示出的审美观照方式、审美情趣和艺术剪裁角度，都成为贯穿川端日后文学创作活动的习惯性的东西，构成一种审美观照和艺术创作的心理定势或模式。川端“正视现实的毫不留情的眼睛看穿了丑，纤尘难容。在将丑彻底描绘出来之前，必捕捉住一种清纯的美，不对丑进行复仇，决不罢休。”由此可见，川端文学创作的审美观照方式的真谛是：嗜美的疯狂执著与不粉饰现实的直面真实的坚忍冷静。一般说来，这两者是很难相辅相成得到完满表现的，但在川端康成构筑的艺术世界中，这两种表面看起来相互对立的东西，却达到了和谐完美的有机统一。

一般认为川端康成的艺术世界，具有这样较为明显的三大特征：一是唯美主义，二是抒情色彩浓郁，三是结构上的散文化。川端的作品弥漫流溢着嗜美的“洁癖”和“物哀”的凄美情调，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他从不将现实生活简单地塞入精心营造的一个无可挑剔的严谨的结构框架之中。那么，这样完全放弃了对世界进行解释的散文化艺术作品，究竟如何理解它的高超杰出的艺术性呢？它的完美的艺术价值又来自何处呢？他的弟子三岛由纪夫说，从根底上说，川端康成散文化艺术作品的巨大魅力的底蕴是：不惮于现实世界的无序、混沌和不安，这种无畏是在

虚无面前拉开来的一条柔韧的丝线，其渊源依然来自于嗜美的
疯狂。

目 录

序

前 言

第一章:寂寥幼年	1
一、漂泊异乡	1
二、寂寥幼年	3
三、悲凉童心	7
第二章:郁悒少年	13
一、茕茕孑立	13
二、崭露头角	16
三、闪电初恋	21
第三章:青春年华	30
一、《新思潮》时期	30
二、《文艺时代》创刊	41
三、新感觉派	48
第四章:青春舞女	56
一、第二故乡	56
二、青春舞女	64
三、结婚	72
第五章:昭和文坛	80

一、《文艺时代》停刊	80
二、川端的眼睛	85
三、搬家到樱木町	89
第六章：文艺复兴	93
一、《浅草红团》	93
二、新人才华	99
三、文艺复兴	107
第七章：《雪国》	114
一、《雪国》	114
二、搬家到镰仓	120
三、战争岁月	124
第八章：后期文学活动	133
一、名山夕照	133
二、离合孤旅	140
三、国际笔会东京大会	148
第九章：最高表现	153
一、晚年	153
二、诺贝尔文学奖	157
三、最高表现	164

第一章 寂寥幼年

一、漂泊异乡

明治三十二年，也就是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一日，晚上九时，川端康成作为荣吉家的长子来到了人间。

关于他的诞生地点，川端康成后来似乎颇为扫兴地说道：“在大阪市的天满此花町我出生了，这是小时候听说并记住的，但只知道在天满的天神附近，从没去看过。”川端的出生地点，后来还是别人通过他家的陈旧户籍本才找到的。

因为经常搬家，川端康成成年以后，别人便送他一个“搬家的名人”的荣誉雅号。在川端出生的第二年，父亲荣吉因患肺结核病去世，母亲阿玄带着川端回到乡下丰田村娘家。但母亲因侍候父亲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回到娘家的第二年，便撇下川端追随丈夫去了。于是，川端便由祖父母带回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丰田村宿久庄村。

川端出生后不到三年，便三地漂泊。

当唯一留在记忆中的亲人祖父逝世后，川端辗转寄食在姨母家和淀川河畔的舅父家。那广阔的大阪原野上的日出，强烈地吸引着川端，他常常赤着脚踩踏着朝露去看日出，眼中放射出奇妙无比、不可思议的光芒。到了暑假，川端又往往去淀川河边睡午觉，将双腿膝盖以下泡在水里，上身躺在沙子上，好像让水淹死了似的，这便招来了船夫们的笑骂。被弄醒了的川端却发现了在天边和芦苇之中优雅地绵延着的群帆的美。

川端说：“少年的我是很喜欢生机勃勃的，这几乎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嗜好。”

但在他人眼中那些不可思议的癖好，到了中年时大部分失去了。川端说：童年时“在树上读书等等的心情，后来不大明白了。粗一想的话，似乎只觉得在逃避什么。现在看来好像是一种野性。”当然，这种野性肯定是在那个群山环抱的故乡养成的。这个故乡便是：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宿久庄东村。在《参加葬礼的名人》中，川端写道：“夸张点儿说，在给祖父送殡时，全村五十家都因可怜我而掉泪。”这里的全村便是宿久庄东村。

在宿久庄东村，川端康成的世家虽说是全村的“贵族之家”，但到了祖父川端三八郎时期，已经彻底败落了。三八郎不愿让人知道他尊贵的历代祖先们的尊姓大名，把家谱秘藏在亲戚家的佛坛抽屉里，还把“贵族之家”的标志，即川端家独有的墓山卖掉了一部分。

卖掉自家墓山的川端三八郎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川端在《十六岁的日记》中写到：“唉，祖父一生不得志，经手做的事全都失败了。……几个子女都先他而去，没有人说话，又聋又瞎。彻底的孤独，孤独的悲哀——这便是祖父。‘哭着过日子’成了祖父挂在嘴边的话。”其实，年轻时候的三八郎兴趣也是极为广泛的，他不仅种植茶叶、制造洋粉，而且精通汉医，绘画也有名作流传后世，占卦看风水也很在行，著有建房风水论《构宅安危论》和随想录《要话杂论集》。有一年，红痢疾病大流行，宿久庄东村五十家平均每家有一人患病，大家吃了三八郎自己配制的药，很快便好了。于是，经三八郎申请由内务部批准，挂出了“东村山龙堂”的药店字号，经营三、四种药。印有“东村山龙堂”的药用包装纸竟达五六千张，显现了三八郎旺盛的知识欲、表现欲和事业欲。但

药店不久便关门了。

三八郎因为一事无成，又把家产三钱不值二钱地卖掉，便只有犹如文人那样地流浪了。无疑三八郎还欠缺在故乡土地里扎根并使其牢固的方法，妻阿兼又只知跟随三八郎流浪。祖父母的这种把根从故乡土地里拔出来，连家也一起失去的生活方式，对于在上小学之前，除了祖父母之外，他人仿佛不存在的川端康成来说，当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正如川端康成自己所说，他成人后对于故乡的回忆是模糊的，这和那些在故乡土地里深深扎下了牢固的根的人们对于故乡的回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影响自然也渗透在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宿久庄东村的印记。相反，伊豆、雪国、高原、镰仓、轻井泽似乎都处在宿久庄东村的延长线上，不但如此，川端在成名之后的一次出国旅游访问结束要返回日本时，对这些地方却平添一腔乡愁。这真是反认他乡是故乡了。

漂泊异乡的孤儿命运，寂寥的旅情，这些给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怎样的馈赠和恩惠呢？人生的某种负面经验往往成为文学家的财富，川端究竟怎样呢？

二、寂寥幼年

川端康成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病逝，又一年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与祖父母相依为命长大成人的川端，对于父母的记忆是完全没有的。母亲没有留下照片，父亲各个时期的各种各样照片川端倒是找到了三四十种，中学生的川端还曾将最漂亮的一张挂在桌子的上方。尽管如此，他在看照片时，自然仍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的，毫无关于父亲的实实在在的感觉。川端后来在《参加

葬礼的名人》中写道：

我苦思冥想，也无法想象出来。看了照片，只觉得它不是画像，不是活着的人，也不是外人，而是介于他们之间的人。

川端康成的父亲荣吉，从东京医科学校毕业后，在大阪府东成郡天王寺桃山的一家高桥医院工作。荣吉年轻时，身体素质很不好，为了逃避服兵役，曾名义上作过别人的养子。明治二十四年五月，荣吉通过了开业医生的考试，获得医师的独立资格。明治三十年在大阪市西区北堀江下通六丁目，借第三十、三十一号房开业行医。八月二十五日，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大阪新闻都刊登了开业广告。

荣吉受父亲三八郎的影响，曾在浪华易堂学习汉学书画。他在明治三十三年临死之前，在病榻上强打精神撑起身体，给川端康成姐弟俩留下遗训，为川端写下的是“保身”和“要忍耐、为康成书”数字，为川端姐姐写下的则是“贞节”二字。

川端康成的母亲阿玄，结婚第二年生下川端的姐姐芳子。祖父去世后，川端康成便在母亲一方的亲戚家辗转寄食，主要是在“淀川北岸”的舅父黑田家和“淀川南岸”的姨母秋冈家。川端曾回忆他的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道：“我从少年时期便没有了自己的家，学校放假便寄食于亲戚家，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习惯了在最近的两家度过，这两家在淀川的南岸和北岸，即河内国的乡镇和摄津国的乡村。我乘渡船往来。”

川端康成所辗转寄食的亲戚都是母亲一方的，父亲一方却没有可以依托的。他认为这是由父亲和祖父都是故乡的叛逆者

和出逃者造成的。

川端父母去世后，祖父母把姐姐川端芳子寄养在川端姨母家，带着川端回到故乡住下。祖孙三人在低矮阴湿的农舍里，将那悒郁愁闷的日子一天天地送走。失去了儿子和儿媳的祖父母自然对川端百般爱护和盲目宠爱。吃饭时，川端自己不动手，而要祖母像喂小鸡一样哄着喂他吃。祖父虽然明明知道不该这么娇惯川端，但往往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溺爱川端。

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四月，川端开始在丰川普通高等小学读小学。在这之前，他在祖父母的严密看护下，几乎整天待在自家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只能依靠想象。于是他的神经便被磨练得分外敏锐。

在《落花流水》的《行灯》一章中，川端康成说：“我幼年时有一种直觉能力。东西失落的地方啦，明天来的客人啦，一说就准。进行小小的预言已习惯化了。七个月不足就出生了，身体素质极弱，又为老人娇宠，哪来的这种敏锐？”

川端康成极为任性，甚至于有点神经质。有一次衣服上沾了一滴油，他便死活不肯穿，直到把那一点挖剪下来，再补上，他才好大不情愿地穿上。川端这样的禀性，第一次去上小学，祖母自然很是担心。果然，在入学仪式上川端竟会“宛如被水流漩裹着的一枚芦苇叶似地泪流满脸”。

第一次看到“大群的人”，对于只知道那个“寂寥的家”的川端来说，肯定不由自主地感到畏缩害怕。其实，“学校教的东西，我几乎都知道了，学校是很无聊的。在上小学之前，我已能读简易读物了。”那么，讨厌到小学校人群中去，甚至畏惧害怕去上学，便极为自然。川端的晚年以自杀了其一生，原因众说纷纭，但若说他是不堪忍受别人因他的巨大声誉而搅扰、破坏了他心底

深处的那分孤独，和这分孤独带来的淡泊宁静的享受，从而以自杀来实现和孤独宁静永处，那也极为合情合理。要知道，川端康成第一次从国外旅行回到日本时，最大的感慨是，在国外走在大街上，不会碰到熟人。在诺贝尔奖获奖消息公布后的刹那，川端首先闪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是不是赶紧躲藏起来。

不必说，川端康成既然已经上学，就必须遵守校纪校规，不能无故旷课，况且，那时候，各个村的小学生之间习惯于彼此比赛出席率，一般是全村的学生聚齐了一块到学校去。川端既然害怕去上学，便很容易借口有病不去，每当他一说病了，祖父母就立刻叫他躺下，要他吃药。但是，缺课会牵连到全村所有学生，因此，小学生们的神社前集合完毕，还没见到川端来，便一起由负责的小头头带领找上门去。

看到这种阵势，祖父母也害怕起来了，赶紧把所有窗户、挡雨板关得严严实实，把川端隐藏起来。小学生们便先叫后喊甚至骂。一边呼喊，一边朝挡雨板扔石子，胡乱涂抹字画。眼看再耽搁下去，就要全体迟到了，学童们才自行散去。“没事了，出来吧！”祖父放心地打开了挡雨板，一看，上面被涂写得一塌糊涂，全是些侮辱嘲讽的话。

祖父在川端父母去世后，带着川端回到宿久庄东村时，患白内障的眼睛便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一天，祖母突然痉挛不止，抽抽搭搭的祖父，摇摇晃晃地出门，来到自己经常去的大柚树下，一声接一声地呼喊保姆，声音又尖又细，仿佛是笛子发出的声音。川端康成日后体味祖父当时的悲伤心情时，只记住了那声音。

安葬祖母时，寄养在姨母家的姐姐也回来了，川端和姐姐由保姆的丈夫和儿子分别背着，为祖母送葬。这之后不久，川端在